

随笔

晋北风味

王祥夫

山西又叫“三晋”，晋北、晋中、晋南。晋北靠近内蒙古，所以这里的人们也喜欢喝砖茶，砖茶是黑的，买砖茶没有几两几两地买，一买就是半车一车。蒙古族人离不开砖茶，清早一起来就喝，从没见过内蒙古人只喝茶水，比如沏一壶茶而里边不放奶。晋北的风气受内蒙古的影响很深，但是却不喝奶茶，到饭店吃饭，照例是先上一壶茶，不用问，肯定是砖茶，茶喝过几遍，没味儿了，可以请服务员再换一壶，但还是砖茶。

每年入冬之前，晋北人除了要储备过冬的土豆和那种黄萝卜——是黄的，而不是紫色的那种，这地方把紫色的萝卜叫做胡萝卜，而黄色的却只叫黄萝卜，黄萝卜腌菜要比胡萝卜好吃，特别得脆，而要是炖羊肉，它却不如紫色的那种。这地方，过冬之前不但要储备土豆黄萝卜和很大个儿的茴子白，还要储备砖茶，砖茶这东西过去不在茶庄卖，都在百货店里或小铺里卖，砖茶一年四季都有，但冬天来临之前人们总是十块八块地往回买，买够一冬天的。砖茶这东西放十年八年都不会坏，晋北的老式人家，都会有一把小铜茶壶，是专门用来煮砖茶的，砖茶不能泡着喝，必须煮，用利器把砖茶解开，把解下来的碎片用火烤烤，然后再放壶里煮，烤过的砖茶

很好喝，当然不烤也可以喝，这就有点像云贵的喝烤茶，要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焦糊味，那年曹永从贵州过来，给我带来一个喝烤茶用的小砂罐，不大，有个柄。

砖茶的好，只在于你吃了大量的牛羊肉之后就非常想喝它，这时候龙井不行，太平猴魁不行，碧螺春也不行。大块大块的手扒羊肉吃过，你就只想喝砖茶，别的茶真还都不行。晋北的饮食习惯和内蒙古差不多，羊肉是白煮的好，大块大块地下锅煮，只放几粒花椒，出锅用快刀子，是每人一把，你想吃哪块就来哪块，但最好要有草原的韭菜花。和羊肉最相匹配的应该就是韭菜花，那才叫香。五代的大书法家杨凝式是吃羊肉的行家里手，他的《韭花帖》说的就是吃肥羊肉要配韭菜花的事，但他没说到砖茶，虽然唐和五代再加上宋，人们喝的其实也都是“砖茶”而不是散茶。只不过“砖茶”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晚。而砖茶的样子其实就像一块一块的砖头。

砖茶的好处也在于好储存，买回来贴墙擦在那里就行，也不占地方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鄯乡有人受了伤，把额头给砸破了，被人弄到医院去缝了几针。地震的时候他正在睡觉，他是被倒下来的砖茶砸破了头，你想想，他身边那堵用砖茶砌的墙该有多高。

我们家因三线建设而定居襄阳，可小时候的端午节，母亲更喜欢按照山西的习俗来过节。

端午节的前一天，母亲就把从老家带来的“软米”泡上，备好红枣。隔天中午，母亲用家里蒸馒头的大铝锅蒸上满满一大锅软米。揭开锅盖的一刹那，软米与红枣混合的香甜随着蒸汽弥散开来，满屋飘着甜香。蒸汽退去后，金黄的软米和浮头暗红的枣子便映入眼帘，趁着热乎劲儿，母亲熟练地用筷子将软米和枣子快速搅拌均匀，一锅软米糕大功告成。吃软米得用碗盛，若佐以白糖口感会更好。如今回想起这道古老的山西特色美食，我不得不由衷赞叹，其艳丽富贵的色泽、甜糯可口的味道和唇齿留香的余味，实在是美食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佳品。

软米学名黍米，口感与糯米相似，但比糯米略甜，相传元末明初大槐树下移民，朱元璋微服私访到洪洞县时，当地官衙以黍米上贡，朱元璋食后龙颜大悦，感叹此乃人间美味。襄阳没有黍米，因此山西风味的端午软米糕显然不可持续。于是，手巧又擅长做饭的母亲很快学会了包粽子。她包的粽子多是原味的，虽说味道单一，但外形饱满、棱角分明，看上去小巧玲珑、瓷实利落，咬一口软糯合一、回味悠长。尤其是在尝过商店里出售的多种馅料的粽子后，更是对母亲包的原味白棕情有独钟。

说不清从哪年开始，每年端午节临近时，母亲就会包出一百个粽子，我们姐弟五个每家一份，如此年复一年大约持续了二十年左右吧。最后一次拿粽子是2012年，我是和妻子一同去的。告辞时，母亲像往常一样自言自语道：儿一家，女一家，留下老两口灰榻榻。这是一句流行于母亲老家山西长治的俚语，“灰榻榻”是无精打采、寂寞无聊的意思。母亲边说边跟随我们出了门，然后在楼梯护栏边止步，目送着我们到一楼并大声道：开车慢点啊！走出楼栋绕行至车停处时，我下意识地回望，母亲仍然双肘支撑、十指交叉依仗于栏杆上。我忽然感觉母亲老了，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环视着这幢三线建设后期的红色砖楼，岁月的烙印早已深刻于每一道砖缝，沧桑的外表承载着数不清的知晓和不知的故事。我不忍再想，更不敢再多看，泪水开始在眼里转动，我向着母亲挥手，顾不上她老人家的回应，便钻进车里疾驶而去。半年后母亲溘然离世，从此，端午时节再也没了母亲的粽子。



护国寺庙会(依老照片摹绘 铅笔)



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，老舍在这里开始写《四世同堂》。(2010年铅笔速写)



小羊圈里的“葫芦肚”(1980年水粉写生)

回味

想起小羊圈

罗雪村 文/图

居家的日子，想起老舍名著《四世同堂》里的小羊圈，想起小羊圈里的祁老太爷。

小羊圈是条胡同，在新街口南大街路东，胡同口窄小，不留神你都找不着。祁老太爷就因为小羊圈不惹人注意，让他觉得安全，便在这儿安家了。

老舍说住小羊圈的几乎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，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（也许是白铜的），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，他们跟祁老太爷一样，深藏在这不起眼儿的小羊圈里，辛劳做活，本分度日，就图一辈子过得温饱、安生。但85年前，卢沟桥一声炮响，小羊圈里的人慌了神儿，可祁老太爷说不怕，他见过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，见过清朝皇帝退位，还有连年内战，多大的乱子没超过三个月。所以，他心里有谱：在家里囤上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，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把院门顶上。不幸，灾难还是降临到小羊圈，祁老太爷一家没能逃脱日寇8年的暴虐、蹂躏与欺凌，苦到大年三十晚上，连北京人最讲究的

过年饺子都吃不上。

小羊圈后来改名小杨家，我还是喜欢旧称。大作家老舍1899年就出生在小羊圈，他说那条胡同像葫芦，口细肚子大，那“胸”和“肚儿”当初或许真是个羊圈。老舍的家，也就是《四世同堂》里的祁家，在“葫芦胸”里。老舍说祁老太爷爱他的家，苦心经营他的家，他看着翻新的房子，看着满堂儿孙和满院的花草，心里充满欢喜。“他像一株老树，在院里生满了枝条，每一枝上的花叶都是由他生出去的！”这个家也是老舍心心念念的地方，据说他曾三次把小羊圈和他家的小院写进小说：一次是《小人物自述》，一次是《正红旗下》，但在《四世同堂》里写得最为详尽，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中国，以小羊圈、祁家作为地理背景和现实舞台，上演一幕又一幕悲壮史剧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在新街口北京幻灯制片厂上班，那会儿没少在这条胡同里转悠、写生。那时胡同里还能找到老舍笔下的模样，比如祁家院子里南房前祁老太爷手植的枣树还结着大白枣和甜酸“莲蓬子儿”，门前那两株可供孩子们玩耍的大槐树仍绿荫如盖，还有那些油漆剥落的院门，虽破旧不堪，但它们可都是见证过北平沦陷的岁月。如果那时候把这条胡同按照《四世同堂》描写的样貌复原，如今该是一处多么难得，又无可相比的文化历史遗址。

我已好久没有再去小羊圈，听说那里加盖、搭建了一些新房和棚屋，祁家院子里那棵比老舍年纪还长的枣树被齐根儿锯了，院外的两株大槐树也早已不见踪影。从小羊圈东口一出来就是护国寺。护国寺曾是京城名利之一，后形成热闹非凡的庙会，来逛的多为城市贫民。《四世同堂》里老舍写祁老太爷：“睡过午觉，他可以慢慢的走到护国寺。那里的天王殿上，在没有庙会的日子，有评讲《施公案》或《三侠五义》的；老人可以泡一壶茶，听几回书。那里的殿宇很高很深，老有溜溜的小风，可以教老人避暑。等到太阳偏西了，他慢慢的走回来，给小顺儿和妞子带回一两块豌豆黄或两三个香瓜。小顺儿和妞子总是在大槐树下，一面拣槐花，一面等候太爷爷和太爷爷手里的吃食。”

现在，住在小羊圈里的百姓依旧过着满足、安宁的日子，他们依旧辛勤工作，本分度日，就图一辈子温饱、幸福。其实他们祖祖辈辈、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希望着。



小羊圈老舍出生地(1983年钢笔速写)

人物

又是癌症?!

两年前，在喜洲一中，张桂梅的丈夫就是因为得了胃癌去世的。两年以后，医生告诉她，她自己也得癌症。死神似乎还不想放过一个失去亲人不久的人。此刻，张桂梅面临的是三重压力：失去亲人的心理隐痛、身体的病痛和繁重的教学工作。

人生的选择又无情地摆在了张桂梅面前。

亲人已逝，任何人都无法挽回，并且，她已经为了丈夫每一丝活着的希望付出全部的心血，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她依然陪着丈夫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：她，虽然有太多的悲伤和遗憾，但是，她已经尽力了。

即使医学在不断进步，可很多癌症一旦到了晚期，

依然是不治之症。张桂梅意识到，医生的一纸诊断书，意味着她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自己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尽头，她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。

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，作为一名责任心特别强的老师，张桂梅不敢想象，假若她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抛下正在紧张地准备迎接升学考试的学生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等着死神一步步逼近，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景——正在全神贯注地复习备考的孩子们没有了班主任，一套完整的复习计划就此全部落空，很多本应该考出好成绩的学生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辅导而纷纷落榜……这可是关系到一群孩子命运的关键时刻啊！

面对厄运，面对生命

希望出版社

32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里的严峻考验，张桂梅作出了选择：把检查结果悄悄地放进抽屉里，继续她的教学计划。

因为她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学校里的领导、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她的情况。她忍受着身体的剧痛，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，依然马不停蹄地穿行在教室、办公室和宿舍之间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2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隋朝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谁能逐鹿天下、领袖群芳？一天，唐王李世民征讨夏王窦建德，率军路经蔓上，乍见百花竞艳，无涯无际，不禁脱口赞道：善哉，花坡也！花坡之名因此而得，后人因之而津津乐道，殊不知，李世民之叹乃帝王之叹，乃一览群芳之叹，大唐江山之美，莫过于一花坡也！

彼时彼刻，李世民并非词穷，而是深谙治国之道亦如观花，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本质的，便是最好的。蔓上便是一座简简单单的山，便是一坡简简单单的草，便是一帘简简单单的花，一眼望去如此简单，可这种简单却在告诉我们，何为美得天然！

远处有白云流动，那是花坡或岭上的人在放牧羊群，悠然，自得，无忧无虑，偶尔还会哼几句沁源秧歌。羊群闯进花草丛中，牧羊人也不理会，他知道，今年草儿花儿被羊吃掉，来年草儿花儿依然满沟满坡。这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法则，只不过，年年岁岁花相似、岁岁年年人不同罢了。

无疑，花坡是令人神往的地方——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唐王李世民来

过；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南山律祖道宣来过；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大达禅师无业来过；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先师菩萨李侃来过；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宋太祖赵匡胤来过；在很早很早的时候，诗人元好问来过……而今天，你来过，我也来过。

第一个把雪叫作雪花的人，不只是个天才，还是个情种，与说女子是水做的那个男子有得一比。

离开沁源不久，雪花翩然而至。第一次看到蔓上大雪纷飞的视频，心底痒痒。再次看到雪漫蔓上，便与老邓通了电话，约定岭上会合。

经平遥入沁源，已是11月底。草木枯败，油松由青翠而碧绿，似在担心枝叶上的绿若不冻结。

纪实